



翩翩起舞

◎陈顺源

南通狼五山仙界寻微

◎陈俊

南通狼山素以八小佛山之首闻于世。千百年间,梵音回荡,香烟袅袅,善男信女接踵而至,顶礼膜拜。然世人多不知,在此地佛光普照之前,实乃道家清修之圣境。想昔年求道者或采药于幽谷,或炼丹于岩穴,追慕天人合一之境。此中玄妙,虽时移世易,犹令人神往不已!

陶弘景《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》第五阶右列载有一神仙“虞公生”,旁注其居“海中狼山”。而陶氏《真诰·稽神枢》所记尤详:“海中有狼五山,中有学道者虞翁生,会稽人也。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,以吴时来隐此山,兼行云气回形之道,精思积久,身形更少如童子。今年七月二十三日,东太帝遣迎,即日乘云升天。今在阳谷山中。”陶氏复注云:“狼五山在海中,对句章岸,今直呼为狼山。”

考“虞公生”与“虞翁生”,名虽小异,然籍贯、道迹皆同,当为一人无疑。其于三国吴时渡海栖隐狼五山,餐霞服气,炼形养神,终得羽化登仙之果。

“对句章岸”中,“句章”乃吴越之地之代称,指狼五山(狼山、剑山、军山、马鞍山、黄泥山)南方之陆岸。然文中“今年七月二十三日”之“今年”,实令人费解。陶弘景编《真诰》约在梁武帝天监年间(503—519),文中言虞翁生“以吴时来隐此山”,其活动当在三国东吴时期。若将“今年”解为陶弘景编书之时,则距东吴已二三百载,显然不合常理。

或许,作者引述它籍时过于“尊重”原文之表达,未加变更。亦有另一说,道教仙传常以“今”字营造在场之感,实为一种文学笔法,并非确指当时。倘若如此,文中“今在阳谷山中”之句亦可得解。

陶弘景(456—536),南朝丹阳秣陵(今江苏南京)人,早年仕于齐,后隐居句曲山(茅山),自号“华阳

隐居”,遂开茅山宗一脉。其时梁武帝“每有吉凶征讨大事,无不前以咨询,月中常有数信,时人谓为‘山中宰相’。”所辑录《真诰》二十卷,乃其于茅山清修时,将历代仙真降授之语汇编而成。其中《稽神枢》篇尤为玄妙,以亦真亦幻笔触,描绘三十六洞天、七十二福地之神秘景象。陶笃信“仙道可期”,认为通过服气、导引、存神等修炼法门,凡人亦可达到“长生久视、羽化登仙”之境。

“狼五山”之名最初见于古籍,普遍公认为始于《真诰》所记“狼五山在海中”之语。然《真诰》中有云:“狼五山在海中,对句章岸,今直呼为狼山。”我以为,“狼五山”该为陶弘景引述历史典籍中语,至陶弘景编《真诰》时,已直呼“狼山”。由此推测,“狼五山”之名流传当远早于《真诰》成书之时,或许在三国吴时“狼五山”已盛名远播。

自古相传,远离人烟之海上洲岛缥缈难寻,乃仙家所居,方士所求。先秦时已有“海上三神山”之说,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:“此三神山者,其传在渤海中……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。”至汉代,东方朔作《十洲记》,铺陈祖洲、瀛洲诸境,谓其“上生神芝仙草”,居“不死之民”,更令海上仙山遥不可及,遂成世人心驰神往之地。

有条件“先试者”必是历代帝王贵胄。自战国齐威王至秦始皇、汉武帝,屡次派遣方士入海求仙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:“齐人徐市(徐福)等上书,言海中有三神山,名曰蓬莱、方丈、瀛洲,仙人居之。请得斋戒,与童男女求之。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,入海求仙人。”帝王之举,推波助澜,民间信之愈笃。

从《楚辞·远游》“仍羽人于丹丘兮,留不死之旧乡”,到唐代李白“海客谈瀛洲,烟涛微茫信难求”,文人墨客,笔下生花,海中仙山渐脱实相,化作超然世外之

意象。

“海中有狼五山”,六字虽简,却道尽时人对仙乡之遐想。

彼时胡豆洲尚未淤积成陆,狼五山孤峙海陵东南数百里海中,四顾洪波,烟涛微茫。然而,正因其远离尘嚣,此般虚无缥缈、孤寂神秘之境,恰合道教追求自然、超脱尘俗之念。其时,茫茫苍溟之中漂浮不定、云雾缭绕之狼山,大概被视若“三神山”一般存在,愈显其神异。

海中“三神山”既遥不可及,那便现实一点,渡海可达之狼五山,便成世人既可心动、亦可行动之求道炼丹理想之地。想必其时羽客方士纷至沓来,或结庐炼丹,或采药修身,俨然成海外洞天。可惜江海沧桑,文献散佚,今人已难确考当年细节。其中胜况只能留在人们想象之中。

自唐高宗龙朔初年(661)僧伽大师杖锡东来,至唐总章二年(669)肇建广教寺,佛教便在此兴盛,狼山成大势至菩萨道场。自此,五山佛光普照,香火绵延,信众辐辏,遍及江淮。

狼五山留存道教遗迹不多,而现存燕真人洞及炼丹台尚可佐证此地确曾为方外之士乐居。燕真人洞位于军山南麓山脚处,岩洞宽三四丈,浅而低,躬身可入。洞内壁间有行书题刻“燕真人洞”字迹。据载,宋代燕真人左比于此隐居修行。炼丹台处真人洞附近,有一巨石如印,石色如铁,两丈多高。下与山根不连,似飞来之石。一山之中,释道并存,一显一隐,各彰其妙。

狼五山中最高者不过百余米,恰应刘禹锡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之语。陶弘景《真诰》载虞翁生事,生平籍贯、时间地点、行迹始末备录尽详。今人观之,或许只当其神话传说来读。然而,时人向道之心,与今人“对美好生活之向往”,虽悬隔千载,却亘古未变!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,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,欢迎来稿:
wyhappy781@163.com

永不再养

◎顾新元

心窗片羽

“小元”之名承自老夫名中“元”字。此名非随意涂抹,实乃心尖上滴落的血珠,欲以此牵系父子般的血脉深情。2009年,它如一团初融的暖阳,只一筷子长短,怯生生踏入家门。十六载寒暑流转,那羸弱幼犬竟长成五十余斤的壮硕生灵——其间多少把屎把尿的晨昏,终于将琐碎光阴酿作浓得化不开的亲情醇酒。及至暮年,病骨支离,手术与药石亦难挽其颓势,终在2024年岁末走尽了它十六载的尘世狗生。

犬寿十六春秋,若按“一岁抵人七载”之俗论,它已是百龄狗瑞。然相较于今人八十余载的平均寿数,这十六年相依,于人不过弹指须臾,于它却是从生赴死的全程。

小元之灵慧,如皓月映于寒潭,澄澈明净。仅年余光景,懵懂顽劣便脱胎为善解人意、通达人言的精灵。彼时人类幼崽尚在襁褓中咿呀,它已能察言观色,洞悉眉宇间的风云,以眸光流盼、喉音婉转、肢体低昂,倾诉“饥寒”“欲游”“思眠”诸般心曲。这般灵窍早开,令人不由感喟造物之奇。犬类心智萌发之速实远超人类婴孩。

尤难忘者,是它形影相随,刻骨铭心。每日清晨六时,一爪轻挠,必准时将酣梦中的老夫唤醒。自此懒散之习尽扫,披衣携绳,于熹微晨光中,伴其于小区往复逡巡。每日上班出门,见老夫披衣提囊,其必疾奔楼顶阳台,凝眸目送,直至老夫身影消逝于街角。待一日奔波忙碌,身心俱疲归家,未及踏入小区门庭,便闻小元在阳台上引吭欢鸣,清亮之声,激荡四邻。及至打开家门一刹,其必飞扑而来,紧抱老夫大腿,尽是刻骨相思与久别重逢的狂喜。日复一日,岁岁年年,无一日倦怠,更无一丝“审美疲劳”。唯出差远行,顿成心头重负,纵使关山远隔,亦要接通家中电话,只为捕捉话筒那端它呜呜哇哇、细碎如诉的呜咽——仿佛那无形的电流真能织就跨越千里的牵绊。

然而尘世悲欢总相续,情之一字,亦曾如烈焰,深深灼伤这多情生灵。新城桥畔茵茵草地,本欲令其结友同侪,孰料一只雪白母萨摩耶

犬的出现,如天仙下凡,引得情窦初绽又不谙世事的小元挣脱绳索,冲将过去,奋身相救。电光石火间,三只公犬斜刺里如恶风卷地,利齿森森如刀,小元顷刻间皮开肉绽,血染青草。老夫肝胆欲裂,拼死救下,黄包车一路风驰电掣疾奔医馆,缝合十余处,针脚如蜈蚣匍匐。半月后,皮肉之创虽愈,可那初萌情愫却遭霜杀:此后无论何等绝色娇美母犬近前,它皆瑟缩畏避,如遇鬼魅。稚嫩心灵竟如琉璃般易碎,犬界江湖之险恶,亦如人世般深不可测。

小元既去,故旧或劝以新犬代偿旧痛,老夫却心如磐石,决然立誓:此生永不再养!

其一,犬之灵慧忠诚,实为披毛之稚子。朝夕相对,便成家中心头之肉。情浓如蜜,眷恋日深之际,它却如断崖崩颓,猝然老去,生命戛然而止——此痛锥心,何忍再尝?

其二,万物有灵,历此十六载生死契阔,方知敬畏二字重逾千钧。莽莽尘寰,人固为灵长,然如小元这般生灵,亦有思绪翻涌、情意缠绵,悲喜分明。它既去,老夫唯愿将此敬畏深埋心底,不忍再以另一双精灵的澄澈眼眸点燃自己残年的烛火。

其三,与小元厮守愈久,愈觉尘寰诸多面孔,反不若犬类纯粹。小元直至弥留目光仍似秋水无尘,不染半分世故功利,绝无算计倾轧之念。相较之下,人海沉浮,笑靥如花下的暗刺,温言软语中的推搡,常令人心腑生寒。可叹身为红尘羁客,纵然心向那份至纯至净,又如何能真正斩断这万丈尘缘?沉湎犬之纯真而厌弃人世终是虚妄逃遁。人既生于斯世,便当直面其中光风霁月与沟壑荆棘,在清醒中跋涉前行。

小元那清澈见底的目光是一面明镜,既映照出精灵的无瑕纯粹,也烛照了人世的荒芜苍凉。这十六载相伴,是生命赠我的一场深情启蒙,亦是一道不忍再揭的心头创痕。与其再历死别之痛,不如就此将那份蚀骨眷恋封存于记忆深处——永不再养,非薄情寡义,实乃痛彻心扉之后对生灵至高的敬畏与无言的深盟。